



海南

十年反思

蔡慎坤 著

海南

十年反思

蔡慎坤 著

0541480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林道群

封面設計 譚 莽

書 名 海南：十年反思

作 者 蔡慎坤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制本廠

香港柴灣利業街三號七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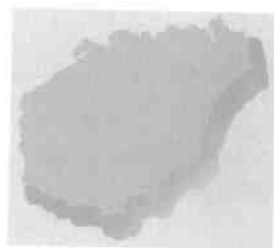
版 次 1999年9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32開（140×203mm）304面

國際書號 ISBN962-04-1611-2

© 1999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 錄

一、大特區的人們	(1)
歷史的遺產	
“大陸人”	
“當地人”	
二、沙灘上建高樓	(17)
陰差陽錯	
瘋狂老鼠	
曾經滄海	
覆水難收	
三、資本的形成	(37)
同領風騷	
風光不再	
悲壯的“海發行”	
四、股份制的神話	(51)
雨後春筍	
窮途末路	
告別“瓊民源”	
五、再造夏威夷	(72)
天生麗質	
理論是灰色的	
成長的煩惱	

六、超前的基礎設施	(93)
基礎設施先行	
“雙贏”與“雙輪”	
七、綠島小夜曲	(105)
資源的解析	
先行者	
后來未必能居上	
問題的實質	
八、建設工業強省	(126)
被冷落了的工業	
特區中的特區	
艱難的抉擇	
對“工業強省”的質疑	
九、走向蔚藍的大海	(144)
大海的呼喚	
海洋強省之夢	
十、智能島的遊戲	(156)
走在時尚前面	
空中樓閣	
十一、“小政府、大社會”	(168)
小不下去的政府	
權力是如何被運用的	
大不起來的社會	
十二、對大特區的再認識	(183)
自由島問題	
海南還有多少牌	
重新定位	

十三、繞着道往前走	(195)
如何解決房地產的問題	
對“基礎設施先行”的不同意見	
十四、在希望的田野上	(205)
從基礎做起	
“農業”和“工業”兩篇文章合起來做	
十五、多長幾顆“椰樹”	(211)
十六、天堂之美	(219)
“黃”與“賭”不是萬能	
立足國內旅遊	
十七、大海的份量	(230)
十八、搞活資本市場	(235)
迷人的資本市場	
海南的資本市場戰略	
十九、讓城市崛起	(248)
把城市做大	
政府的角色	
二十、教育與智力為本	(259)
附錄 海南特區大事記	(263)
后 記	(298)

一、大特區的人們

歷史的遺產

在辦大特區以前，海南島是一個農村人口佔全部人口80%以上的落後的農村社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祇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83%，600多萬人口中竟有100多萬生活在貧困綫以下。

這是一個十分封閉的社會。長期以來，由於交通不便，外部世界對這裡的影響一般很難深入，包括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影響，以致這裡的農業化、封建化的進程異常緩慢，在漫長的時期中，海南島基本上都處於荒昧狀態，荒昧中為數不多的先民們保持着一种我們今天很難猜度的原始生態。戰國時的《尚書·禹貢》和《呂氏春秋》中所劃定的九州中最南的兩州是揚州和荊州，可見海南還遠處於文明的邊界之外。戰國顧名思義是政治家和軍事家特別繁忙的年代，而在海南島，祇聽到一個個熟透的椰子從樹上靜靜地掉下來，啪嗒、啪嗒，掉了幾千年。一直到民國初年、五指山腹地設立行政建制時，這裡才最終普及農業文明。而在解放後的相當長的時間裡，海南被國家當作橡膠這一重要戰略物資的生產基地，進行着封閉式的開發，再加上海南是海防前綫，因而很少有人能親身接觸她、認識她，大多數人關於海南的知識，不過是地理書上那點簡短的介紹，或者是通過《紅色娘子軍》、《南海哨兵》等電影，才知道中國有個海南島，海南島上有座五指山，有條萬泉河，有着迷人的南海風光。一直到建省辦特區的前夕，海南仍可以說是

“養在深閨人未知”。海南島本地居民除了早期漂流南洋或世界其他地方謀求生路外，也很少有人到島外走一走、看一看。

這是一個工業化程度十分低的社會。在解放初期（1952年），全島 10 人以上的工業企業，才剛剛達 356 戶，號稱“海南 38 戶大型工業企業”的私人企業，1952 年的總產值才僅僅 11 萬元。1953 年翻了一番，也不過 23 萬元，平均到每戶不足 6053 元。在此後的三十多年的時間裡，由於國家對海南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國防建設和原料生產上，對工業的投資很少，因而工業的發展仍比較緩慢。到建省初的 1988 年，海南擁有的工業企業才 1075 家，並且規模都不大，在一千多家企業中，大型企業祇有十家，並且產值也都祇有億元左右，其余全為中小型企業。全省工業產值不過 24 億元，產品祇有糖、罐頭、橡膠輪胎、木材、原鹽、鐵礦石等較為有名，輕工業佔全部工業總產值的 73.63%。工業在全省的地位也很低，比重很小，工業總產值在社會生產總值中祇佔 26.37%。總體而言，海南的工業化程度大約祇相當於全國 50 年代初的水平。

這裡是一個城市化水平甚低的社會。全省沒有一個象樣的都市，海口是全省唯一的一個城市，人口也就 20 多萬，全省城市人口包括小城鎮在內，總共才 70~80 萬。

這裡也是一個長期由少數民族佔主體的社會。在海南省的人口結構中，黎苗等少數民族佔有很重要的位置。海南的氣候條件炎熱，最能適應這裡的生存條件的是黎苗同胞，但他們長期生活在深山叢林之中，過的是一種非常原始的生活，農業生產水平非常落後。漢族農民雖有強大的傳統農業開發能力，但其戰勝熱帶疾病和颱風的能力較弱，願意在這裡扎根也能在這裡扎根下來的不多，直到 1000 年後的隋朝時期，海南島的漢族移民總數從未超過 2 萬人。有很長一段時間，所有的外來人

不得不統統撤離，擠上木船渡海回大陸。當然過後又會有人前來征服，但要在那裡安安靜靜待下去幾乎是不可能的。幾番出入進退，海南島成一個讓人害怕的地方。害怕的原因據說是水土不服，地氣有毒，容易染病。根據歷史資料顯示，到明代時，海南的移民為 47 萬人，清代道光年間為 150 萬。因此，

“⁹當長的時期裡，黎苗同胞都是海南島的主體居民。徹底改變這種情況是五六十年代海南農墾的建立。海南農墾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海南的農業結構，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海南的人口結構，在建省辦特區前夕，海南農墾系統人口已達百萬，超過全省總人口的 1/6。

海南獨特的地理環境、人口結構以及經濟發展的水平，決定了海南的社會文化。海南沒有大陸那麼深厚的文化基礎，歷史上也沒有多少值得後人誇耀的成就，唯一的例外是出了邱浚和海瑞這兩位幼年喪父的同村名人，還有諸如“洗夫人”，黃道婆這類神奇的女性。因而這裡的人們總缺少那麼一點自信，當然，這也使得他們對外來的文化沒有那麼強烈的排斥性，至於接受不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因為歷史包袱輕的緣故，人們在做事的過程中也就沒有那麼多的條條框框，簡單、質樸成為大多數人的個性特征。豐富的自然資源使得人們維持最基本的生存並不是太困難——這裡既餓不死人也凍不死人，再加上外來的刺激較少，缺少與之比較的對象，於是人們的進取和開拓的意識也就不那麼強烈。大多數大陸人對海南本土居民的普遍印象是，大片大片的土地上，祇有一些婦人在幹活，田園裡很少看到年輕力壯的男人——據說他們整天都泡是在茶館裡，而在一些山區，男人們大半時間都在山裡轉悠，通常是肩扛一把獵槍，腰上別着一把砍刀，渾身透着一股野性。疾病、颱風的頻繁，使他們對自然界的神秘力量充滿了敬畏，因而他們相信

神靈並敬仰之。

這一切使得海南在國內的改革開放特別是沿海地區的改革開放進行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仍然有些波瀾不興。當大陸農村的聯產承包搞了十多年之後，這裡還有相當多的農村地區保持着大集體的生產方式，鄉鎮企業也很少出現，整個地區的商品經濟發展十分的緩慢。在建特區之前，海南很少有人為經商做生意而走出海南島的。

沒有人才、缺少人才是海南辦特區以前最突出的問題。“來到海南，深感這裡人才奇缺”，那些從大陸來海南的有志之士發出感嘆。當時，全海南島（1988年）高級工程師、副教授以上的高科技人才僅107人。讓外面的人感到奇怪的是，海南人對人才似乎並不在乎。於是，在海南，一方面是人才奇缺，另一方面却留不住人才。從建國到辦特區，本島培養和分配來海南的大學畢業生共11萬人，最後祇余下4000人左右。

中央在海南選擇了“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政府不再事無巨細地包攬一切，而是把大量的職能交還給社會。海南所要建立的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作為勞動者個人享有擇業和遷移的自由，所有的投資者都可以在這裡平等競爭、優勝劣汰。對於還處在改革初期的中國，海南所擁有的這兩點足以讓全國的人所羨慕。海南，一個社會經濟文化十分封閉的地方，突然間走向了開放，並且成為了全中國最為開放的地區，帶着一種狂熱而來的大陸人與原本質樸安份的本地居民將在這裡共同創造一個新的未知的世界，其中的矛盾與戲劇性無疑是值得玩味的。

“大陸人”

海南建省辦大特區的消息一出，大量的人才便向海南湧

來，“十萬人才下海南”這句話是對當時各路人馬奔海南的一個形象的比喻。號稱十萬，其實，當時到海南去的人遠遠超過十萬，僅海南省負責人才引進的機構——海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庫存的人才檔案就有十八萬之多。凡是親身經歷過“十萬人才下海南”的人，都會留下終生難忘的回憶。一時間，全國各地的專業技術人才鋪天蓋地而來，海南即將建省而成為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的消息傳出後的兩個月內，光是自費來海南要求安排工作的就有 1.2 萬人，其中大部分是 35 歲以下的青年人。有的人決心很大，變賣了全部家產，夫妻孩子一起來海南。多數人經濟並不寬裕，自費來海南，車船、食宿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有人為了省一點錢，揹着幹糧、咸菜充饑。在第一批到海南的人中，後來談起他們當時的感受時，無不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海南對人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最初是嫵媚的景觀、清新的空氣，接着就是五彩繽紛的夢想、傳奇式的生活，以及緊張而又自如的氣氛。這塊土地以少有的寬宏大量迎接並容納各式各樣的人物，觀念和行為，即使是某些與眾不同的所謂‘怪人’也能夠得到充分的認可，乃至於尊重。這一點極為可貴。海南特區好就好在，它允許人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選擇，它既能造就和容納轟轟烈烈、如火如荼的人生，也能培養和修煉飄逸純淨、安祥舒展的人生。祇要你覺得合適，那誰也別想改變你。就這樣，一個色彩斑駁的多元世界得以形成。”

在到海南的數十萬人當中，其實什麼人都有，包括一些能幹和不能幹的人，有剛畢業的大學生、中學生，有工廠的工人，有學校的教師，有各種專業技術人才，有來自黨政部門的幹部。他們或是因為不滿足於平靜的生活想到海南換一種活法，或是因為不滿意自己的現狀來海南尋求實惠，總之，他們都是來海南尋求機會的。他們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充滿自

信。他們深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能够出手為雲，把有限的機會變成無限的財富。在他們的眼裡，沒有誰能比他強多少，沒有自己做不到的事。勇於冒險。他們來海南就是要做自己想做而過去的環境不允許他們做的事，或者是別人不願做的事。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是辭了公職後來海南的，大多數人來的時候手裡才幾百塊錢，連買一張回程票的錢都不夠——他們甚至根本就沒有想着要回去。由於他們可以說一無所有——除了自認為有一身本事外，所以他們無所顧忌，具有很強的冒險精神，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什麼都敢幹，什麼都願意一試，決不會輕易放棄任何一次機會。藐視一切。他們拒絕別人的或制度的束縛，也不相信什麼權威，在他們的心裡更沒有什麼現成的條條框框。他們不會因為別人的成功而對其產生嫉妒，更不會因此而有自卑之心。他們認為，別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別人敢做，是因為別人勤奮，還因為別人的運氣好，並不是因為別人的能力比自己強，自己暫時沒有成功，那是因為自己的運氣還沒有到，這祇是暫時的，自己總有一天能够達到別人今天的成就，甚至更好。“我知道我愛這個島是因為這島上洋溢着明朗的自由的氣息；同時，也因為這島上的生存競爭那樣的缺少安全和慰藉”。有於當時的客觀環境，絕大多數祇能選擇政府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這麼多的人要進入那麼少的一點國有企事業單位，還要進入本來就是全國最小的“小政府”，其困難可想而知，祇有極少數人才能成為幸運兒，找到工作，大部分人因失望而被迫離開。

然而，很多人還是堅持了下來，今天活躍在海南乃至全國各地的一大批私人企業家、政府官員，當年都是拎着一祇皮箱過海的“十萬人才”之一。當時，一少部分人進入了政府機構，這些人當中的有些人後來成為海南各項政策的制定者，有

些人則獨霸一方，手握重權。他們大多數人年輕，精力過人，受過良好的教育，思想方面沒有或很少條條框框，再加上他們富有進取心和開拓精神，因而他們制定出了很多大膽的改革措施。不過，真正使這些被“一個浪頭推上中國最南部的島嶼”的弄潮兒，最終成為海南開發建設主體的是企業中人。

大部分還是走上了“辦公司去”、“到公司去”這條路，盡管他們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得已才走上這條路的，但“就是想當老闆”的人也不少。一部分人開始自辦公司，其中有相當多的是既無錢又無幾個人的“皮包公司”。二三個可能是素不相識的人往那兒一湊，很可能就要誕生一個新的公司，以致後來有“一個椰子掉下來砸了三個老闆”的說法。沒有錢不要緊，關鍵是要開動腦筋，機會有的是。“我剛上島時，就碰上炒橡膠，接着就是炒彩電、炒汽車，直到近期炒股票、炒樓房，加上拉廣告、拉贊助、要提成，5年來各種熱潮此起彼伏，從未斷過”。5年後，盡管海南開始蕭條，但機會還是被不斷的挖掘，搞傳銷，拉存款，跑貸款。沒有錢也能找到錢，沒有錢可以先從不要本錢的事開始幹起。公司辦起來了，每天都有數十個新的公司誕生，最多時，每天到工商管理部門登記註冊的公司達到三百家，以致在海南，刻制公章成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行業。有的公司一二年就變成了大公司，當然，也有剛開張幾天就宣佈散伙的公司，但總的說來，公司是越辦越多，越辦越大，公司成為海南大特區一道亮麗的風景錢。一些人終於圓了老闆夢，一些人還因此在一段時間裡成為名老闆，一些人做了幾天老闆後又變成了打工仔，還有一些人一邊做老闆一邊做打工仔。在公司的名下，在老闆們的手下，呵護着的是一個人數眾多的白領階層。這些公司的“司齡”都很小，但雄心都很大，公司的結構都很小，但項目都很宏偉。由於錢賺

的容易，這些公司開始連篇累牘地用整版整版的廣告宣傳自己，大肆表白自己的實力，新能源公司為這些公司最早托起了一輪太陽，之後國邦公司又為這些公司精心編制了一篇“CI”手冊，百余家股份公司更是用各自“卓然不群”的徽標構起一幅美麗的圖畫。這些“慷慨”的公司為所有的傳媒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可觀的利潤，而所有的傳媒自然也就成為了公司的“舌頭”。這些公司對政府以及對社會的“慈善”事業也表現出少有的慷慨，這使它們獲得了來自各個方面的好評。公司終於成了全海南的中心話題和關注的焦點，並最終佔據了大特區政治經濟舞臺的中心位置。

然而，這些弄潮兒大多並沒有成為好的企業家，他們也不太可能成為好的企業家。他們的投機性太強了。冒險與投機是一對孿生兄弟，一個冒險者雲集的地方必然會充滿着投機的行為。來海南的大多數人都不是循規蹈矩和安份守紀之人，都有着很强的賭性，當他們看準了機會後就會義無反顧的去投注。對此，《海南日報》的一位評論員有過一段精彩的描述：“在那段時間裡，新項目奠基剪彩的消息不斷傳來，新樓發售廣告充斥各種傳媒，股份公司的內部股一發行便以數倍甚至十幾倍的價格被轉炒，不斷上漲的房地產和股票價格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企業和個人加入投機炒作的行業”，“短期行為的盛行培育了民間的投機心態，許多人不願腳踏實地投資創辦實業，而是企盼通過投機一夜暴富。”因此在海南，一旦有某類事情被人嘗試是有利可圖的，其餘的人就會蜂湧而上，當所有的人都湧來，市場被搞亂套，從事這個行當已無利可圖後，大家又會轉向新的行業。大特區這個每天都在變化着的處女地有着無盡的誘惑，這使他們很難靜下心去專注於某個事業，而是不停的去捕捉機會。在海南，沒有幾個人真正想着搞投資，大多數人都是

抱着投機的心理來做事的。在海南，用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炒”——一個投機色彩很濃的字，炒房、炒地、炒股票、炒大哥大，一切都被拿來“炒”了，就連農業也被用來做為投機的道具。一些公司和個人以農業開發為幌子，大肆圈佔土地，然後進行炒作，一些公司以搞農業為由，去套取國家的貸款，等到貸款到手後，他們甚至不會拿出一分錢搞農業。所以，當房地產泡沫消失後，人們發現，真正從事實業投資的公司沒有幾個，大多數公司將辦公室的門一關就可以輕輕鬆鬆的離開，一下子便消失得無影無踪。投機性太強的結果便是，大多數公司都缺少穩固的根基和明確的奮鬥目標，一場小小的風雨就會讓企業完蛋，當籠罩在大特區的“光環”開始暗淡的時候，大多數人理所當然地選擇了逃避。

他們也太稚嫩了。在海南的企業界，浮現在表面的大多是一些對經濟理論一竅不通的人，而且受教育程度越低，其擁有的公司越大，財富越多，在最撥尖的一批企業中，沒有幾個老闆可以談得上是“儒商”的。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他們太年輕，有朝氣有熱情但沒有搞企業的經驗，他們可能有別人所沒有的闖勁，但他們短淺的閱歷使他們的開拓精神有余而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把握不夠準確，也很難跳出小環境看得更高或更遠一些，面對迅速膨脹的企業更是沒有駕馭的能力。在狂熱的年代和高速發展的時候，他們心醉神迷，忘乎所以，全然沒有考慮到經濟這個玩藝既有着一定的規律，又充滿了無窮的變數，於是在經濟的天空真的出現烏雲的時候，他們往往束手無策，毫無力挽狂瀾的魄力與能力，坐等公司破產和倒閉。他們是一群雖有現代意識又帶着濃厚傳統的人。一方面，他們擁有現代商人所必需的進取、開拓和創新精神，以及追求財富的本能（貪婪、唯利是圖、不擇手段）和聰明才智；另一方面，他們

又有着濃厚的小富即安、貪圖享受的本性。於是，在海南，一些人發了小財之後便寄回內地，去過舒服日子去了。一些人雖然還在拚命的追求財富，但更多的時候是在享受，別墅、汽車、女人、賭場、豪華賓館的豪華套間成為他們追逐的目標，沒有道德的束縛，盡情的享受人生，最後是，信念沒有了，奮鬥精神大不如從前，心智也衰退了。這是這些人的悲哀，這也是海南的悲哀。市場經濟是殘酷的，在商海中游泳不進則退，當大多數都沉醉在享受中的時候，這個社會也就不再有活力了。

大特區人最與眾不同之處恐怕是他們的消費觀念與行為。在海南，金錢幾乎成為衡量一切的唯一標尺，人人都習慣於用佔有金錢的多少來評價一個人的成功與否，人人也都爭着用他所擁有的鈔票來衡量自我的價值。在這個金錢第一、人人都向財富表示敬意的“特區”，拚命賺錢與拚命花錢成為人們最基本的行為方式，而這必然帶來奢華的消費時尚。暴發戶們把進行高額消費作為自己經濟實力的一種暗示手段，辦公室被裝潢得富麗堂皇，一張辦公桌可能就值二十多萬，買一輛小汽車花去二百多萬，大款們日消費十萬八萬已不新鮮。在海口的大街上，各種豪華的、清一色的進口小汽車爭相鬥艷，除了出租車之外，幾乎看不到國產車的踪跡，就是象奧迪這樣的國產名車也難得找到幾輛。“海口真了不起，我第一次見到這麼多的奔馳車”不少國內外客人這樣說。海口，這座昔日的小漁巷，很快就變成了現代氣息濃厚的商業之都，規模宏大的豪華百貨大廈矗起來了，各種高檔商品充斥着貨架，在龍昆南路、南寶路，以中國城、海龍王為代表的衆多夜總會裡，一隊隊着比基尼的青春女子正在進行誘人的表演，而在大街小巷公開或隱蔽的美容院與發廊裡，性感女郎不停地向路人招手致意。有錢人